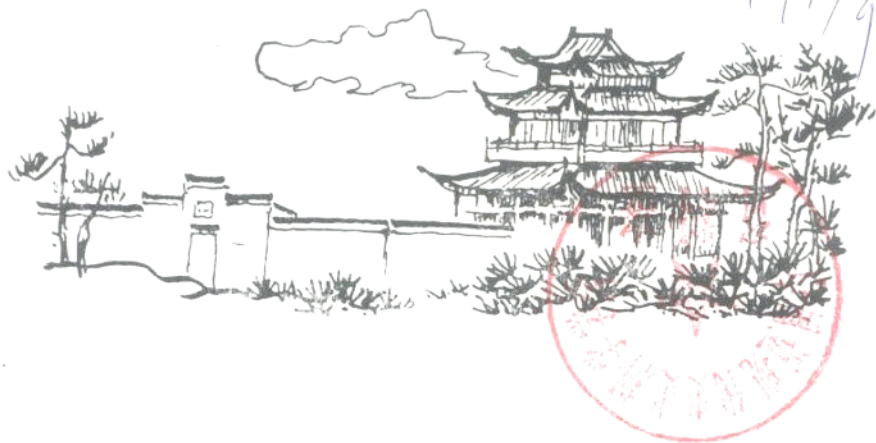


1104

海盐文史资料



第 35 辑

政协海盐县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海盐文史资料

第35期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黄源先生世纪之交海盐行	谢德铤(1)
黄源近况	王 英(19)
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	郑 宁(23)
卢大昌二三事	吴正操(27)
赵鼎华轶事	徐达人述 徐子祥整理(33)
忆金仲廉先生	金耀庭 许懋汉(35)
文 化 天 地	
《海盐大跃进诗歌》出版的时代背景	陶维安(38)
南北湖竹枝词	袁增培(47)
澉浦旧时的几家书香巨贾	吴侠虎(55)
盐 城 旧 事	
抗日战争在海盐	王德坚(58)
工 商 生 活	
海盐旅沪同乡会	许懋汉(71)
史 料 研 究	
谭峭生平、著述、谭岭考略	杨成其(73)
吴越国的海盐籍将领、功臣	杨成其(82)
海盐历史上的孔庙	鲍翔麟(87)
名 胜 特 产	
秦山的土特产	宋季安(99)
游南北湖诗词	沈泳霖(108)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黄源先生世纪之交海盐行

谢 德 铨

黄源先生之子黄明明在《笑迎香港归，争取活百岁——记巴金》一文中，曾详细记叙了巴金与黄源两位世纪老人的日常生活交往和战斗友谊。文中特别提到“当初给鲁迅抬棺材的人没几个了”，令人心酸、心碎、心颤、心痛。文中说：

巴金每次来杭州总要会会老朋友，同样也非常怀念老朋友。黄源想着巴金，巴金也想着黄源。记得他们多次谈到，现在还能见见面的三十年代的老朋友，也只有他们俩了。前几年，冰心老想在杭州与巴金会面，因她生病，医生不同意未能来成。有许多老朋友都去世了，或不能出门了。96年10月是鲁迅逝世60周年，巴老和黄老回忆到，当年为鲁迅扶灵柩上车抬棺入穴的，有鹿地亘、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十六人。现在还有巴金、黄源、萧乾、欧阳山还健在；但每年还能见见面的，也只有巴金和黄源了。（见《绍兴鲁迅研究专刊》总第18期，1997年6月15日出版）

今年年初，冰心女士和萧乾老人都先后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见到过鲁迅的老人在世的就更少了。四月份，巴金因病情加重，近数年来第一次未能来杭州。黄源从四月份开始，就一直期待着与巴金再次相见，因搬家之故，电话号码找不到，到6月底请巴一熔写

信去上海问候，最近巴金女儿李小林来电转告：巴金病情有所稳定，但还不能外出。黄源知道这消息后非常感慨地说：“去年（98年）10月巴金回上海，今后我们在杭州见面的机会，恐怕也不多了。”他还嘱咐黄明明说：“以前，巴金到杭州时，你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你一定要设法保存好啊！”

基此，我们不难想见，对于 94 岁高龄的黄源，还是 96 岁高龄的巴金，1999 年作为世纪之交的年代，作为本世纪两位文学巨匠，他们亲身经历了百年沧桑，经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巨变。他们是这一巨变的亲自经历者与见证人。他们是一部鲜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词典。他俩的健在，是中国文坛的幸运和骄傲。他们历尽坎坷，能经历世纪之交，是多么的难得和不容易啊！

正由于这样，人们追踪他们在 1999 年的整整一年，乃至每一个月、每一天的学习、生活、创作和经历，也就成为现当代文学界、文学史家们十分值得重视和关注的事情。本文以下所记述的，是黄源先生 1999 年 4 月下旬，重返故乡浙江海盐时留下的几个片断鸿爪。

先行参观藏书楼

4 月 27 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

下午 2 时，正在浙江医院治疗和休养的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源先生，应家乡海盐县人民政府的邀请，从美丽的西子湖

畔出发，再次寻访生他养他的故乡——浙江省海盐县。

同行去海盐的，还有黄源的老伴巴一熔女士、儿子黄伊林、黄明明、儿媳洪蓉芳、孙女黄美华、孙女婿陆永明等。黄源先生的亲密战友、已故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史莽同志的夫人曹璟、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木刻艺术家殷翔云、浙江医院保健医生王雁同志等，也陪同到了海盐。

黄源先生一行到海盐南北湖时，黄老提出先要看看藏书楼，因此先参观了县府为他专门建立、刚布置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黄源藏书楼”。楼前，悬挂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源先生的老朋友叶飞同志亲笔题写的“黄源藏书楼”匾额一方。黄老面对匾额，不无感慨地说：“这块匾额的字，是叶老 95 年 10 月住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休息时为我题写的，当时还说了许多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在一起打枣庄的情况。我们之间交往很深，感情非同一般。现在，匾额已经挂起，藏书楼也已建成，但不久前他已先我而走了，再也看不到这里的一切了。真令人扼腕叹息啊！”

先期到达藏书楼的海盐县领导柴副县长、袁副书记、张元济图书馆陈馆长等，早已在绿茵茵的草坪上迎候他老人家了。他们热忱地欢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革命家、海盐人民的忠实儿子重返故里，亲切问候黄老旅途情况和身体健康，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黄老在参观藏书楼时，精神抖擞，目不暇接，兴致很高。一楼所展出的，都是他当年参加革命文化活动和新四军战斗活动的文物

照片，他一一看了一遍。据陪同人员告知，这座二层楼民居，虽不很高，但对一位九旬老人来说，上下一次楼梯，简单浏览一下，也有几百步路。陪同者考虑到黄老年事已高，怕他吃不消，为防止他老人家有所闪失，故保健医生小王和明明等，一直准备着搀扶着他上楼。但黄老步履健挺，婉言谢绝了搀扶，自己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登楼。他面不改色气也不喘，一口气登上了二楼。

二楼所展出的，是黄老捐赠给故乡的所有藏书，现均按图书分类展出，其中有不少外文图书。黄老把书籍、照片及有价值的个别书厨及部分他用过的家具实物，都无偿捐赠给海盐县府。现在，这些珍贵藏书和实物，都已一一陈列在藏书楼上了。黄老观览实物，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那只六层的书架子，更有着一段难忘的经历：

1935 年时，黄源从木器店里买到两只黑色书架。在这之前，他住处很小，所有购到的书都杂乱堆放在一起。虽然要寻找时，他自己心中有数，但在旁人看来，毕竟显得凌乱。所以，他与家人商量后，决定购置书架。当时，他从家具店购来了两只旧书架，黄老使用后比较满意，说：“书各有主，各得其所”了。不料，抗战随即爆发，上海也成了前方。黄源投笔从戎，离开了上海，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他不得不把这两书架子藏书，连同书架，暂时寄放在上海最可信赖的老友巴金和吴朗西先生合办的文化生活社中。……世事茫茫，当时他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抗战，返回上海呢。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黄源奉命到上海华东局任职，市委安

排他住在复兴中路 1360 弄新康花园一幢三楼上。巴金闻讯，非常高兴。昔日在鲁迅领导下文学界、翻译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如今又可亲密团聚了，这该是多好啊！所以，黄源到上海后第一个去看望的就是巴金。更令他兴奋的，是他返回上海后不久，巴金先生亲自把这两只书架和其中的书，一本不少地“完璧归黄”了。鲁迅赠黄源的《故事新编》的手稿和鲁迅赠黄源的几部书都存放在书柜里。黄源非常感激巴金在他最困难的年月，为他妥善地保管了这批藏书，达十二年之久。十二个年头，十二个岁月春秋，这中间的艰难曲折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书的价值也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这是巴金、黄源两位文化名人珍贵友谊的结晶啊！这使他终生难忘。

黄源后来奉调至浙江工作，他又把这两书厨的书运回浙江，几经转折，最后放置在葛岭故宅，达四十余年。据黄老告知，这两只旧书架子，黑色，横式共六层，可用玻璃推进，拉出，旧虽旧了，但存放的书价值很高。——如今，两只书架中的一只，就运到了海盐黄源藏书楼二楼展出，并放置着黄老捐赠的珍贵图书；另一只则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黄源书库。

在二楼厢房里，还放着一只不起眼的松木箱。和上述书架子一样，也有不平凡的经历。原来，这只松木箱是黄源先生 1945 年以来，转战南北，从新四军军部回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又到山东战场，直到解放上海城时随身带的，存放文件和书籍用的，可说形影不离。箱子里也装了不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可见当时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苦和他对鲁迅先生的忠诚。——后来，黄源先生把这只箱子送给了去

四川工作的独生子黄放游处（后调北京）。这次海盐建立藏书楼，为丰富馆藏内容，黄老特地从北京儿子处把箱子拿回来，赠给了藏书楼展出。

黄源先生一行参观藏书楼后，来到南北湖山庄休息片刻。途中，他与县文化局长徐敏谈到海盐南北湖的一些历史典故。他说，南北湖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作出过不少贡献，著名作家楼适夷曾写过一篇小说，阿英他们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当时的著名演员胡蝶参加拍电影。这部名为《盐潮》的影片，就是以海盐作为背景，用电影方式反映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斗争的第一部影片。

黄源在海盐宾馆

下午 4 时许，黄源先生一行离开藏书楼。这天晚餐是在南北湖疗养院的宾馆吃的，县委书记等领导热情宴请黄老一行，为他洗尘，晚餐后直送他到下榻的海盐宾馆休息。晚上，他被几位领导和张元济图书馆人员及宾馆工作人员层层围住：拍照、签名、题字，问这问那，直忙得不亦乐乎。要不是巴一熔女士和小王医师保驾护航，他不知要忙到何时才能休息哩。

当晚，海盐县领导再次来到住处向黄老问安，并告知县时今后的文化发展规划，准备把“鲁迅与黄源”列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课题来研究，并把藏书楼列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他们还告知，县里今后拟成立黄源研究中心，出版黄源研究期刊，举办文学讲座

等。由于黄老在日本有很多友人，在国外影响也很大，知名度很高，在有条件的时候，县里准备与有关单位联合举行“鲁迅与黄源”国际学术讨论会。现有的黄源藏书楼位在山坡上，建筑牢固，风格别致，富有民族特色。山上空气新鲜，但雾气相对较重，文物保管不易，为此准备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建立成恒温珍藏馆。至于黄源研究会人选，他们建议由黄老长子黄一凡同志担任。但黄老说，一凡虽是个合适的人选，但他远在黑龙江任职，与海盐路远迢迢，经常往返，多有不便，故此事一时暂难落实。

重访故里情悠悠

4月28日，又是一个大好春日。

上午早餐后，黄源先生偕巴一熔、子明明在陈馆长、杨剑同志陪同下，乘两辆三轮车，专访阔别已久的故里—海盐县沿河西街。事先，县府同志已准备好轿车准备出车。但黄老说，我要细细看看家乡的变化，轿车速度太快看不清，不如三轮车能慢行随停细看，婉言谢绝了县府同志的好意。

黄老沿途看见沿河西岸垂柳青青，有花有鸟，风光无限。昔日狭窄街道已改建成河滨公园，令人赏心悦目。车子路过新华书店时，黄老叫停车，他进入店内，沿书架看过去，最后买了三本书。陪同人员要付书费他坚决不让，自己当即去付了书款。书店人中出于对他的敬重，主动给他打了八折。原来，黄老与鲁迅一样，爱书如命，

每到一地，凡有书店，必定要进去细看一番，购买几本。这也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

出书店不远，黄老一行来到了小河边的小弄。黄老立即认出这是“曲尺弄”，并很快找到了当年他和祖父、父亲到西塘桥小学乘船的码头。八十多年过去了，河水依旧涟漪，但码头已经老化，只有当年的两棵老树，仍依依不舍地守在河边。真是老树情深哪！不过，由于年代毕竟久远了，在一片新房中，黄老竟找不到自己出生的老房子了，故里另一条小河也已经填平。黄老经过反复辨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使用过的夜船埠头。黄源幼时其祖父在西塘桥小学当校长，父亲当教师。在7岁至10岁时，黄源自己也就在这所学校上学，可说是祖孙“三代同校”的。这所学校，也是辛亥革命后海盐县第一所新式学校。黄源和祖父、父亲那时就住在学校里，每周星期天从学校回家，当天又从家里返校，相距有十几里。他们就是从家里夜船埠头上船，然后乘船到西塘镇小学门前上岸的。黄源还有一位妹妹，在曲尺弄和人合开过个人诊所，已去世近30年，住处现在改建为医药公司了。黄源的老宅在海盐寺桥头，抗日战争时已被日寇放火烧掉，现为秦山核电站职工宿舍。从曲尺弄出来，再向西走，到天宁寺广场，因该寺正在修建，风又大，乃折回宾馆休息，准备出席下午“黄源藏书楼”揭幕仪式。

黄源先生回西塘镇，这当然并非首次。在抗战期间，海盐与浙东“三北”，仅一江之隔，也经常回家乡考察访问。据黄明明告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就回过海盐七八次。有详细记载的一次，

是 1985 年的初夏海盐之行。此后，他发起建立张元济图书馆，他又来过好几次。据《海盐报》记者俞关庚《黄源寻访母校》一文记载：

1985 年初夏，一辆乳白色的轿车驶进海盐县西塘镇陶泾街，缓缓停了下来。车门打开，走下一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古稀老人，他就是曾与鲁迅、茅盾先生共同在文坛上与敌人战斗过、现任中国作协顾问、浙江省省文联名誉主席的黄源先生。早在那里等候的两位西塘镇干部迎上前去与黄源亲切握手互致问候。黄源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对镇干部说：“我这次来，是想再看一看阔别七十多年的母校”。说着，两位镇干部要黄源先生去休息一下，可他却急着先去看看母校。

黄源在两位镇干部的陪同下，迈步西塘桥上。黄源站在桥头望着小镇，说：“七十多年了，变化真大呀。”原先镇上是一座石孔桥，到 1985 年后才改建，黄源第一次到西塘仍是石板高桥。黄源站在桥上遥望盐平塘，船只来往穿梭，构成一幅江南小镇风情画。黄源顿感思绪万千，便拉着两位镇干部在桥上合影留念。……黄源下得桥来，迈步小镇街头，觉得有点陌生，毕竟相隔了七十多年，原先的商号搬的搬，拆的拆，学校地址一时难以找到。几经周折，终于在黄波弄尽头，找到了朝思暮想的母校，他脱口而说：“找到了，找到了。”此时，黄源显得有些激动，见到了几经风霜的母校，一下子沉浸在回忆之中……（转引自华文出版社：《鲁迅的学生黄源》1999 年出版）

从故宅到母校

据记载，黄源，名启元，字河清，1906 年出生于浙江海盐县武原镇。他父亲黄慕韩，当过小学教员，后在广州随妹夫朱宗良当过小职员。1911 年，黄源的祖父黄伟伯来到海盐西塘镇开办私塾。当时一无房子，二无课桌椅，三无教师。后在商界总董刘禹门的支持下，借用了“同兴义”南货店在黄波弄口的一楼一底，终于办起了私塾。刘禹门又设法捐来了课桌等。学生们大多来自商界的子弟，大约有十几个人。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经县政府批准，黄伟伯在西塘镇正式开设了第一所新式小学校，并兼任校长。全校只有一个教学班，一位教师和二十多个学生。担任教师的是黄伟伯的学生胡水如，他是西塘桥南街人。学校开设了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凤谦等人编著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算术》以及体育、唱歌等学科。后胡水如因病辞职，教师便由黄源的父亲黄慕韩担任。黄源 6 岁那年随父亲来这里读小学，直至初小毕业。黄源吃住都在学校里，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很肯用功、吃苦。他祖父对学生学习十分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时务必做到“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尤其“心到”最为重要。黄源自幼受到祖父和父亲的谆谆教导和严格教诲，这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革命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黄源母校——西塘镇小学在陶泾街，是一座二层楼清代木构建筑，共有 24 间连在一起。南边倚河而建，门朝北开，门前是一条狭长形的石板路。黄老原想进屋去看一看，无奈大门被紧锁着，他只

好命儿子明明在门外举起相机，拍下数十张照片，作为永恒的纪念。其中街北学校二楼最东一间，是黄源当年和父亲居住过的，这里选拍的外景为最多。……

28 日上午 11 时左右，黄源先生一行寻访故居活动结束后返回宾馆。回宾馆时，参加黄源藏书楼揭幕式的省、市、县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已陆续到达海盐和南北湖。黄老与他们见面后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筹备组还向代表们和来宾们分发了《鲁迅的学生黄源》、《海盐》、《黄源藏书楼落成纪念》等书籍和纪念品。

参加黄源书楼揭幕式

4 月 28 日下午二时半，黄源先生偕家属巴一熔、黄明明等，驱车来到海盐县城南十余里的南北湖万苍山麓，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黄源藏书楼落成典礼”，并为它亲自剪彩。

参加落成典礼的，有全国政协常委、原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孙家贤、浙江省文联主席顾锡东，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黄亚洲，以及嘉兴市、海盐县党政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乃正、陶铁斧、朱益敏、姚欣、宋兆琳、殷翔云、裘士雄、袁世和、王英等，共约八十余人。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绍兴鲁迅纪念馆、张元济图书馆等有关单位，也派代表参加，并送来贺词贺信。

海盐县人民政府决定拨款建造黄源藏书楼后，黄源先生亲自审定其他有关文字材料，又专门捐赠了许多珍贵的中外文藏书和珍贵

革命文物。在揭幕仪式结束前，黄源先生致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他首先感谢家乡人民为他在这样风景秀丽的山上，建造了这么好的藏书楼，并说：“回顾我的生活道路，在文艺上，选择了跟鲁迅，跟茅盾，两位都是浙江人，也是新文化的的奠基人。抗战开始，我跟着共产党、新四军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九十四年的经历证明，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

剪彩活动结束后，海盐县人民政府领导，向黄源先生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县府领导和黄源先生分别在证书上亲笔签字。然后，与会同志和黄老及家属们一起合影留念，鱼贯进入藏书楼参观。藏书楼建筑面积达 500 多平米，系两层普通民居，坐北朝南，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纯净朴素；外围白色罩墙，花木繁荫，空气鹇，环境清幽，是一个读书写作休憩的理想场所。

与会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底楼，展出黄源先生参加新四军和革命文化活动的许多手迹、照片、实物、证件，其中有与陈毅、项英、粟裕、叶飞、谭启龙、李一氓、何克希等在一起的照片，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萧军、萧红、巴金、丁玲、夏衍、唐弢、冯雪峰、周而复、艾青、刘白羽、楼适夷、许广平、许钦文、陈学昭、萧乾、秦牧、翟泰丰等人的合影。文物中有 1950 年 4 月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任命书；1955 年 4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任命他为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的任命书；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的证书等。室内还展出黄源先生所写文章的亲笔手稿，其中有《怀念在反文化“围剿”中的老

战友赵家璧》、《不平常的战斗友谊：怀念何克希同志》、《党七十寿辰颂》、《萧伯纳—关于鲁迅所译的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的笔记》、《我是怎样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等。

藏书楼二楼，珍藏并展出了黄源先生捐赠给故乡的图书 6344 同，后来又陆续捐赠百余册，其中最珍贵的一套图书是鲁迅先生赠给黄源的一套日文签名本，系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共 10 册，他已珍藏了六十多年。还有一部跟随黄源多年，在解放战争时阅读的，1946 年版我国最早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另有一只旧式横书架，那是抗日战争时期，黄源请巴金代为保管收藏过的。十二年后，她成了黄源投笔从戎的历史见证。

黄源藏书楼的落成，还得到中央及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除叶飞同志亲自为“黄源藏书楼”题写馆名外，藏书楼还同时展出了著名书画家姜东舒、吴健、林焕平、夏海敏、朱梦城、沈定庵、陈孟庸、陶铁斧、王秀月等人的书画作品多幅。其中姜东舒题曰：“仁者寿”，秀月题：“寿而康”，都是敬祝黄老健康长寿的。广西文联主席林焕平教授题曰：“世界风云多变幻，天风难撼金宜山”。原解放军舟山要塞政委徐放、金虹题曰：“爱民爱国，高寿高风”。南北老人夏海敏题曰：“金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飞歌。”浙江昆苏剧团铁斧题：“青山流水还依然，鲁迅座下忠实子，昆剧复苏再生人”，歌颂了黄老忠于鲁迅宣传研究事业，也赞颂了五十年代他领导改编昆剧《十五贯》的突出贡献。绍兴书法家沈定庵也题：“神龟虽寿犹有竟，共腾蛇成雾终为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等。这些书法作品，抒发了作者对黄老人品文品的赞颂和真诚的祝愿，其本身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揭幕式毕，黄源先生还将珍藏的叶飞同志为他著作《在鲁迅身边》题名墨宝，赠给黄源藏书楼。他把墨宝交给县委宣传部长，并表示今后还将逐步捐赠藏品，以进一步丰富藏书楼内容。

下午三点半，黄源先生一行结束了在藏书楼的各项活动，返回海盐宾馆，部分与会代表结束了庆贺活动后返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当晚，海盐县府设宴招待黄老，因事先通过馆长告知小菜不必太丰，可以清淡为主，黄老一行很满意。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

28日晚上，黄老一行仍下榻在海盐宾馆。晚饭后，在宿舍再一次会客。其时，秀州中学同学会有位女教师，获悉黄老莅临海盐，特赶来拜访。她已等了好几次，因黄老忙未能相见。黄老亲切地接待了她，并询问同学会的情况。当晚，又有很多代表和宾馆工作人员前来求他签字，他签了几个，但因人数太多，夜已渐深，家属们代他婉言辞谢，并答应明天一早再行补签。

4月29日这天，来宾和省市县领导大多数已离开宾馆返原单位，黄源先生摆脱了杂事的纠缠，开始了自由活动，接触了不少故乡的父老乡亲，再次体味到“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的深切意蕴。

据同行的巴一熔老人回忆：

我们在 29 日上午乘三轮车到城北新开发区。先经过河边小路，又看到了上海到海盐的码头，黄老说：当年我从上海回家，都是在这码头上岸的。不过，那时码头很多，曲尺弄的夜航埠头，也时常上下，很方便的。路上。黄老和三轮车工人谈开了。这位车工也姓黄，黄老笑着说：“我们还是一家呀！”车工说：“我是江苏盐城人。”黄老说：“我在那儿打过日本鬼子。”车工说：“我听老人们说过，我的爸爸那时也给新四军带过路。记得昨天也是我送您老到曲尺弄的，今天又送您，真是有缘啊！”黄老说：“谢谢你了，你现在生活好吗？”车工说：“不错，我原先在上海到海盐的船上做工，下岗了才踏三轮车，一家三口人，生活可以。”到达开发区后，黄老见一抹平原，心旷气爽，宽敞的马路车来车往，一片繁忙景象，远处还有些工厂。黄老换上了小车，一路向西塘驶去，再一次寻找母校，谁知只隔了十多年，西塘已大变，只见新房林立，马路纵横，昔日高石桥已不见。因小学原在石桥北边左转弯沿河边 100 米外，如今石桥已拆，找学校就发生了困难，以至转了一圈后，才知道重建的水泥桥已移至下游处。结果好不容易找到的小学，只剩下北侧十二间，而沿河十二间已成平地了。

黄老在小茶馆休息了一下，前后左右看看，拍下照片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此时，当地中心小学校长拿了纸笔请他题写校名，黄老又在小茶馆坐下，写好后才返回海盐宾馆。因为一时找不到宣纸，那位校长是从一位老乡家里拿来一个旧条幅，请黄老题写校名